

新式標點

漢學師承記

國學師範叢書之一

劉勳題

漢學師承記

標點者 凌善清

下 冊

1 9 3 1

上海大東書局印行

中華民國十年五月出版



漢學師承記 (全三冊)

○(定價大洋八角)

(外埠酌加郵費匯費)

標點者 凌善清

發行人 沈駿聲
上海北福建路二號

發行者 大東書局
上海四馬路九十九號

印刷者 大東書局
上海北福建路二號

發行所 大東書局
上海四馬路各省

漢學師承記卷六

藩纂

盧文昭

盧文昭，字紹弓，號磯漁，又號檠齋，晚更號弓父，抱經其堂顏也。人稱曰：「抱經先生。」其先自餘姚遷杭州，父存心，恩貢生，應博學宏詞科，不第。母馮，馮景山公之女也。文昭生而篤實，少不好弄，以讀書爲事，既稟家學，又得外王父之緒論，已知學之所向矣！長爲桑調元，菽甫壻，師事之，於是學有本原，不爲異說所惑。初名嗣宗，爲錢塘縣學生員，繼由餘姚祖籍改今名，援例入監。乾隆戊午中式，順天舉人。壬戌，考授內閣中書。王申，恩科，秦大士榜第三人及第，授翰林院編修。丁丑，命上書房行走，由左春坊左中允，洊至翰林院侍讀學士，充乙酉廣東正考官，旋命提督湖廣學政。戊子，以學政言事不合例，部議左遷，明年乞假養親歸。乾隆乙卯十一月二十八日卒。

於常州龍城書院，年七十有九。紹弓官京師，與東原交善，始潛心漢學，精於讎校，歸田後二十餘年，勤事丹鉛，垂老不衰，所校之書：大戴禮記、左傳、經典釋文、逸周書、孟子音義、荀子、方言、釋名、賈誼新書、獨斷、春秋繁露、白虎通、呂氏春秋、韓詩外傳、顏氏家訓、封氏聞見記、諸書，又取易禮注疏、呂氏讀書記、魏書、宋史、金史、新唐書、列子、申鑒、新序、新論、諸本脫漏者，薈萃一書，名曰羣書拾補。抱經堂文集三十四卷，及鍾山札記、龍城札記，刊行於世。

紀 昀

紀昀，字曉嵐，一字春帆，晚年自號石雲，獻縣人也。世爲河間著姓。祖天申，有善行；父容舒，官姚安太守，河間爲九河故道，天雨則窪中汪洋成巨浸，夜有火光，天申夜夢火光入樓中而公生，火光遂隱，人以爲公乃靈物託生也。少而奇穎，讀書過目不忘，夜坐暗室內，二目爍爍如電光，不燭而能見物，比知識漸開，光卽斂矣。年二十四，乾隆丁卯科解元。甲戌成進士，授庶吉士，散館授編修。己卯，充山西鄉試正考官。庚

辰，充會試同考官。辛巳，京察以道府記名。壬午，充順天鄉試同考官，命提督福建學政。於癸未授侍讀，明年丁父憂，服闋，充日講起居注官，擢左庶子。戊子，授貴州都勻知府，以四品留任，晉侍讀學士，緣事罪謫，發烏魯木齊效力。至戍所，時遣戍單丁，五年內積至六千人，爲都統具奏稿，得旨減釋爲民。辛卯，召還授編修。三十八年，擢侍讀，命爲四庫全書館總纂官。丙午，授侍讀學士，充文淵閣直閣事，日講起居注官。己亥，擢詹事，旋晉內閣學士。壬寅，授兵部右侍郎，仍兼直閣事，改任不開缺，乃異數也！又轉左侍郎。甲辰，充會試副考官，知武會試貢舉。乙巳，晉左都御史。丙午，轉禮部尙書，充經筵講官。戊申，賜紫禁城騎馬，充武會試正考官。王子，畿輔水災，奏請截留南漕萬石，設十廠賑饑，全活無算！嘉慶元年丙辰，充會試正考官，轉兵部尙書。己未，充武會試正考官。癸亥六月，以八旬開秩，上遣官齎上方珍玩賜之。是年，奏：「婦女猝遭強暴，捆縛受污，不屈見戕者，例無旌表。臣謂捍刃捐生，其志與抗節被殺者無異！如忠臣烈士，誓不從賊，而紮縛把持，雖使跪拜，可謂之屈膝賊廷哉？請敕交大學士

九卿科道公議，與未被污者，略示區別，量予旌表。」大學士保寧等議奏：如「凶手在兩人以上，顯係孱弱難支，與強姦被殺者，一體予旌，飭交各督撫勘明情形，請旨定奪。」報可。乙丑正月，奉旨調禮部尙書，協辦大學士，加太子少保，管國子監事。十五日，卒於位，年八十有二。奉旨：「紀昀學問淹通，辦理四庫全書，始終其事，十有餘年，甚爲出力。由翰林洊歷正卿，服官五十餘載，本年正月，甫經擢襄綸閣，晉錫宮銜，遽聞溘逝，深爲軫惜！加恩賞陀羅經被，派散秩大臣德通，帶同侍衛十員，前往賜奠，並賞庫銀五百兩，經理喪事，任內處分，悉予開復，應得卹典，查例具奏。」賜祭葬，予諡文達。公於書無所不通，尤深漢易，力闢圖書之謬。四庫全書提要簡明日錄，皆出公手。大而經史子集，以及醫卜詞曲之類；其評論抉奧闡幽，詞明理正，識力在王仲寶、阮孝緒之上，可謂通儒矣！胸懷坦率，性好滑稽，有陳亞之稱。然驟聞其語，近於詼諧，過而思之，乃名言也！公一生精力，粹於提要一書；又好爲稗官小說，而懶於著書，少年間有撰述，今藏於家，是以世無傳者。今錄公所作戴氏考工記圖序一篇，以見

梗概序曰：『戴君東原，始爲考工記作圖也。圖後附以己說而無注。乾隆乙亥夏，余初識戴君，奇其書，欲付之梓，遲之半載。戴君乃爲余刪取先後鄭注，而自定其說，以爲補注。又越半載，書成，仍名曰考工記圖，從其始也。戴君語予曰：『昔丁卯戊辰間，先師程中允出是書，以示齊學士次風先生，學士一見而嘆曰：『誠奇書也！』今再遇子奇之，是書可不憾已。』戴君深明古人小學，故其考證制度字義，爲漢以降儒者所不能及！以是求之聖人遺經，發明獨多！詩三百，尙書二十八篇，爾雅等，皆有撰著，自以爲「恐成書太早」，而獨於考工記，則曰：「是亞於經也」者，考證雖難，要得其詳則止矣！余以戴君之說，與昔儒舊訓，參互校覈，轂末之「軹」，明其當作「軒」，不得與輿人之「軹」。「軹」二名溷淆，今字書併「軒」字無之。車人徹廣六尺以高，長車廣當相等，兩轅之間六尺，旁加輻內六寸，輻廣三寸，綆寸，合左右凡二尺，則大車之徹亦八尺，字譌「八」爲「六」。弓人膠三鋒，一弓之膠，不得過兩，有十銖二十五分銖之十四，正其當爲三銖，此皆記文之誤，漢儒已莫之是正者，後

鄭謂「軫輿後橫木」戴君乃曰：「輈人言軫間，左右名軫之證也。加軫與鞮，弓長庇軫，軫方象地，前後左右通名軫之證也。」輈人任正衡任，鄭以當軾與衡，而謂「軾與輿下三面材輈式之所樹」戴君乃曰：「此爲下當兔圍軸圍發其意也；若輈式之所樹，宜記於輿人，今輈人爲之，殆非也！」鄭以戈胡句倨外博爲胡上下；戴君曰：「此不宜與已倨已句字義有異！」鄭引許叔重說文解字，及東萊稱證，緩鋒數同。戴君乃曰：「緩之假借字作境，鋒之假借字，史記作率，漢書作選，伏生尙書大傳作饌，數小大相懸，合爲一，未然也！」戟刺長短無文，鄭氏旣未及，賈公彥云：「蓋與胡同六寸。」戴君則曰：「戈一援，戟二援也。中直援名刺，與枝出之援同，長七寸有半寸，刺連內爲一直刃，通長尺有二寸，猶夫戈之直刃，通長尺有二寸也。」桃氏爲劍，中其莖，設其後，鄭訓設爲大，謂「從中已後稍大之。」戴君曰：「不當與設其旋設其羽之屬異義！後謂「劍環在人所握之下，故名。後與劍首對稱矣。」鍾之鉦間無文，鄭以爲與鼓間六等而合舞，廣四爲鍾，長十六；戴君乃曰：「鍾自銑至鉦，自鉦



隆丁卯科舉人。王申恩科成進士，授庶吉士，散館授編修，官至內閣學士，兼禮部侍郎，因老疾以學士歸田。

邵晉涵

邵晉涵，字與桐，號二雲，餘姚人也。祖向榮，康熙壬辰進士。父佳鉞，增廣生。君生而穎異，少多疾，左目微眇，然讀書十行並下，終身不忘。乾隆乙酉中式本省鄉試舉人，典試者。錢先生竹汀也。越六年，禮部會試第一，賜進士出身。乾隆三十八年，詔修四庫全書，金壇首以君名入告，召赴闕下，除翰林院庶吉士，充纂修官。逾年，授編修，後御試翰詹名列二等，遷右中允，洊官至侍講學士，兼文淵閣直閣事。於書無所不讀，而非法之書，不陳於側。嘗謂：『爾雅乃六藝之津梁，而邢疏淺陋！』乃別爲正義，兼采舍人樊光李巡孫炎諸家之注，有未詳者，摭他書補之；今之學者，皆舍邢而宗邵矣！在四庫館時，永樂大典載有薛居正五代史，乃會粹編次，其闕者，以冊府元龜諸書補之，由是薛史復傳。竹汀先生閒論宋史紀傳：『南渡後不如東都之有法，寧宗

以後，又不如前三朝之粗備，微特事迹不詳，卽褒貶亦失。克李燾、李心傳、陳均、劉時舉所撰之書，及宋人筆記，撰南都簡事增，正史不及也。君嘗預修國史館，中收貯先朝史冊，以答曰：『在某冊第幾頁中，』百不失一，咸訝以爲神人焉！
正義、韓詩內傳考、皇朝大臣謚迹錄、翰軒日記、南江文集、
之書。君在日下，教授生徒，以自給，足不詣權要之門，所以
止四品也。君少從山陰劉文蔚、豹君、童君、二樹游，習聞蔽
緣起，奄寺亂政，及唐魯二王本末，從容談論，往往出於正
之文獻亡矣！

任大椿

任大椿，字幼植，一字子田，興化人。爲諸生時，與同邑侍
之！乾隆壬午科舉人。三十四年乙丑，二甲第一名進士，授

監察御史，充四庫全書館纂修官。子田與東原同舉於鄉，於是習聞其論說，究心漢儒之學，著有弁服釋例十卷，深衣釋例三卷，字林考逸八卷，小學鈞沈二十卷，子田詩集四卷。同時有歸安丁小正名杰者，謂曾著字林考逸一書，稿本存子田處，子田竊其書而署其名，作書徧告同人，一時傳以爲笑。然子田似非竊人書者，今其族弟兆麟，又采獲一百五十餘條，爲考逸補正云。兆麟字文田，震澤籍諸生，薦舉孝廉方正，嘗注夏小正，本鄭仲師周官注，移主夫出火一條在三月，又移時有見稊始收一條在五月，又爲補入采芑雞始乳二條，王光祿禮堂序，以爲確當絕倫也。弟子中以經術著者：山陽汪廷珍，字瑟庵，十三經義疏，皆能闡誦，不遺一字，舉經史疑義叩之，應答無滯義。乾隆丙午科舉人。己酉恩科胡長齡榜以第二人及第，今官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。胡長齡字西庚，一字印渚，通州人。博覽羣籍，說經以康成爲宗。乾隆癸卯舉人。己酉恩科第一人及第，今官兵部侍郎。

洪榜

洪榜

召試梁

則伯優

隆戊子

君東原

二卷其

一卷江

於廣韻

平生著

七篇書

奇遁之

律身以

義疏證，當時讀者，不能通其義，惟榜以爲「功不在禹下！」撰東原氏行狀，載與彭
進士尺木書，笥河師見之曰：「可不必載！」戴氏可傳者，不在此。「榜乃上書辨論，今
行狀不載此書，乃東原子中立刪之，非其意也。」藩是時在吳下，見其書，嘆曰：「洪君
可謂衛道之儒矣！」今錄其文於左，文曰：「洪榜頓首笥河先生閣下，前者具狀，戴
先生行實，俾其遺孤中立，稽首閣下之門，求志其墓石。頃承面諭，以「狀中所載，答
彭進士書，可不必載！性與天道，不可得聞！何圖更於程朱之外，復有論說乎？」戴氏
所可傳者，不在此。「榜聞命唯唯，惕於尊重，不敢有辭！退念閣下今爲學者宗，非漫
云爾者！其指大略有三：其一謂程朱大賢立身，制行卓絕，其所立說，不得復有異同！
疑於緣隙奮筆，加以釀嘲，奪彼與此。其一謂經生貴有家法，漢學自漢，宋學自宋；今
既詳度數，精訓故，乃不可復涉及性命之旨，反述所短以揜所長！其一或謂儒生可
勉而爲，聖賢不可學而至！以彼矻矻，稽古守殘，謂是淵淵，聞道知德，曾無溢美，必有
過辭！蓋閣下之旨，出是三者，仰見閣下論學之嚴，制辭之慎，然恐閣下尙未盡察戴

氏所以論述之心，與榜所以表章戴氏之意，使榜且得罪，不可以終無辭！夫戴氏與彭進士書，非難程朱也，正陸王之失耳！非正陸王也，闢老釋之邪說耳！非闢老釋也，闢夫後之學者，實爲老釋而陽爲儒書，援周孔之言，入老釋之教；以老釋之似，亂周孔之真，而皆附於程朱之學！閣下謂「程朱大賢立身，制行卓絕」，豈獨程朱大賢立身，制行卓絕？陸王亦大賢立身，制行卓絕，卽老釋亦大賢立身，制行卓絕也！唯其如是，使後儒小生，閉口不敢道，寧疑周孔！不敢疑程朱！而其才智少過人者，則又附援程朱以入老釋；彼老釋者，幸漢唐之儒，抵而排之矣！今論者乃謂「先儒所抵排者，特老釋之粗；而其精者，雖周孔之微旨，不是過也！」誠使老釋之精者，雖周孔不是過，則何以「生於其心，發於其事」，「繆戾如彼哉？」况周孔之書具在，苟得其解，皆不可以強通！使程朱而聞後學者之言如此，知必急急然正之也！然則戴氏之書，非「故爲異同」！非「緣隙釀嘲」！非欲「奪彼與此」！昭昭甚明矣！至謂「治經之士，宜有家法：非爲宋學，卽爲漢學。心性之說，賈馬服鄭所不詳；今爲賈馬服鄭之學

者，亦不得詳。夫言性言心，亦不自宋以後興也。周末諸子及秦漢間著書立說者，多及之，其辭雖殊，其意究無大異。凡以勸學立教而已。惟老聃莊周之書，乃有沖虛之說，真宰之名，不寄於事，不由於學，謂之返其性情而復其初。魏晉之間，此學盛興，而諸佛書流入中土，亦適於此時爲盛。其書本淺妄無足道，譯者雜以老莊之旨，緣飾其說，大暢玄風。唐傅奕曾言其事矣。然而未敢以入儒書也。至乎昌黎韓氏，力闢佛老，作爲原道等書，使學者昭然知二氏之非。而其時佛氏之說，入人既深，則又有柳子厚之徒，謂韓氏所罪者，其迹也。忿其外而遺其中，譬之知石而不知韞玉。彼其不可斥者，往往與易論語合，不與孔子異道也。此說一出，後之學者，往往執是說以求之易論語，而所謂易論語者，則又專用魏王氏之注，與何氏之集解，其人本深於老釋，其說亦雜於二家，此則宜其有合也。歷唐之末，逮宋之初，此論紛紜固結而不可解。於是讀易論語書者，或往往先從事於二氏，因卽以其有得於二氏之精者，以說易論語之書。是以眉山蘇氏作六一居士集序曰：「新學以佛老之似，亂周